

近代史教程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第二分冊

近代史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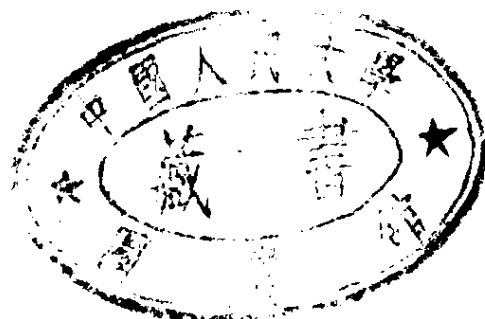
第二分冊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蘇聯科學院會員 愛·弗·達爾力
蘇聯科學院通訊員 阿·弗·莫菲莫夫總校
弗·阿·赫費茨

王 易 今 譯

屈 洪 徐芝延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229

近代史教程 第二分冊

編者: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總校者: 愛·弗·達爾力 阿·弗·葉菲莫夫
弗·阿·赫費茨

譯者: 王 易 今

校者: 屈 洪 徐 芝 延

出版者: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 342,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 20,001—45,0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十九世紀初至七十年代的世界歷史。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歐洲的革命與反革命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偉大的工人階級領袖和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誕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創立了，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歷史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震動了整個的歐洲。一八六四年成立了第一國際。到七十年代初，德、意資產階級完成了民族統一。這些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此外，如東方的侵略戰爭、北美內戰和明治維新等，都給了適當的篇幅。書末附有一七三三年至一八七〇年的大事表。

目 錄

第四篇 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	一三七
第十三章 維也納會議。歐洲的反動。「神聖同盟」。西班牙革命。	
獨立希臘的形成	三
第十四章 法國的第二次復辟和一八三〇年的資產階級革命	六
第十五章 法國的七月王朝（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	三九
第十六章 從維也納會議到一八四八年的瑞士	五
第十七章 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的德國	六二
第十八章 一八一五至一八三二年的英國	七
第十九章 一八三二年議會改革後的英國	九一
第二十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一〇九
第五篇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二九—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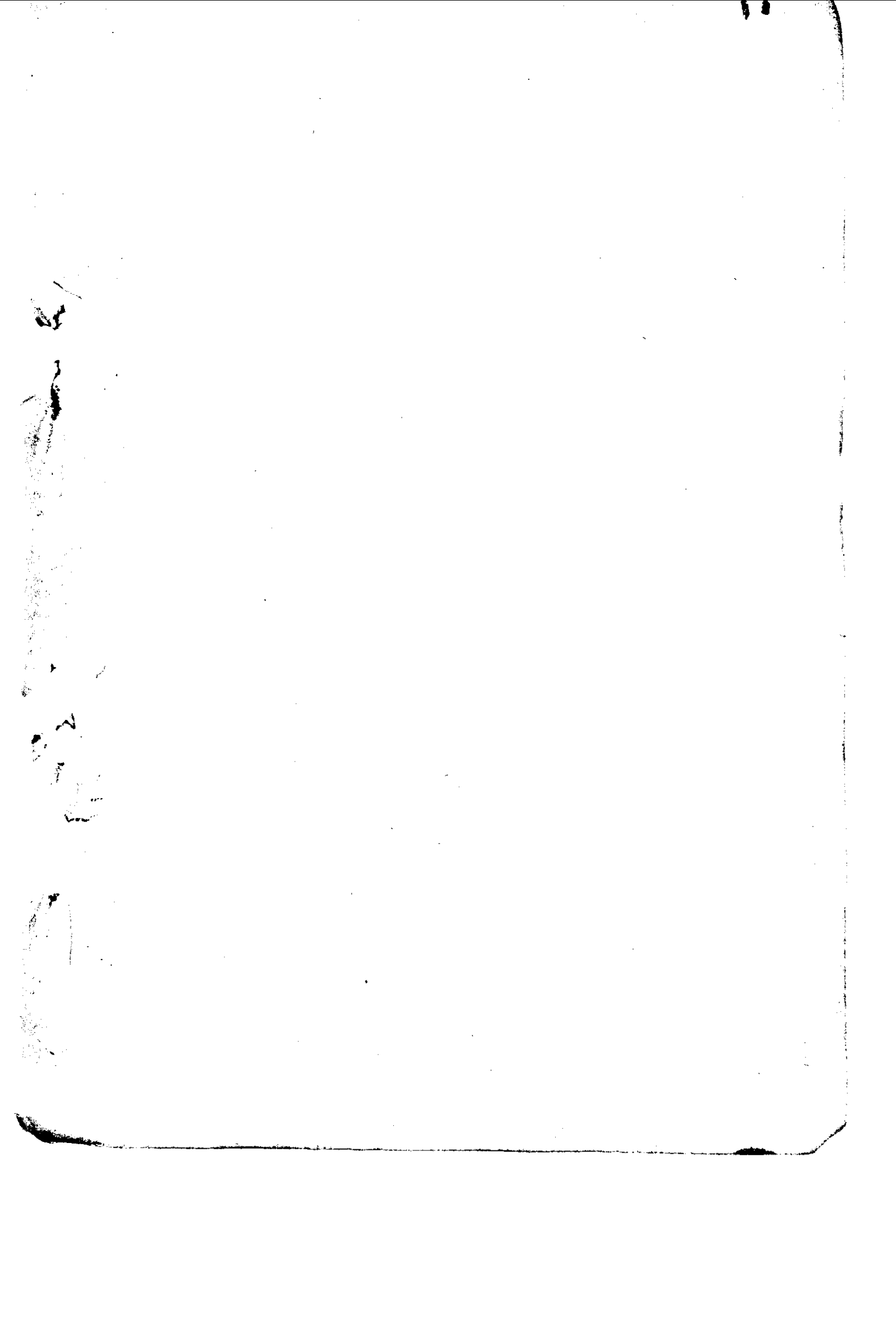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三二
第二十二章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	一七一
第二十三章	維也納會議後的意大利。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革命	二二

第六篇 五十至六十年代歐洲的反動和民族統一運動。第一國際……………三五一—五〇四

第二十四章	歐洲的反動。五十年代經濟的高漲。東方問題和克里木戰爭	三三七
第二十五章	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英國	二六六
第二十六章	一七八九至一八七〇年的美國。北美內戰	二九八
第二十七章	日本的明治維新	三四九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的再統一	三六九
第二十九章	德意志的再統一（一八五〇——一八七〇年）	三八一
第三十章	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斯堪的納維亞諸國	四〇六
第三十一章	第二法蘭西帝國（一八五二——一八六四年）	四二
第三十二章	第一國際	四六
第三十三章	十九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的西班牙	四七一
第三十四章	經濟的、技術的和社會政治的總結	四八七

大事年表……………五〇五—五三四

第四篇 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



第十三章

維也納會議。歐洲的反動。「神聖同盟」。

西班牙革命。獨立希臘的形成

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

一八一四年九月，拿破崙帝國顛覆後五個月，歐洲列強在維也納召開了和會。各國赴會的代表一共二百十六位。各國首席代表如下：俄國是副宰相涅塞羅德伯爵，英國是外相卡斯爾累爵士，奧國是首相梅特涅公爵，普魯士是首相哈登堡公爵，法國是外長塔力蘭公爵。除外交官外，參加會議工作的還有許多君主，其中包括俄皇亞歷山大一世。

維也納會議的正式會議，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一日開始，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結束，在結束的那天會通過所謂最後的決議。可是外交的談判主要是在會外進行，即在大國代表的小範圍會議上，在無止無休的舞會、宴會、招待會和慶祝會上進行。在會議決議中起領導作用的是英國和俄國。戰敗的法國未被允許立刻參加會議。

維也納會議既無視各國發展之歷史和地理的條件，又無視民族自決的原則。「民族的被收買和出賣、分割和合併，完全依照最符合各民族統治者的利益和目的的標準進行。在出席會議的國家裏面，只有三個國家知道它們所要的是什麼：英國力圖保持和擴

張自己商業的優勢，控制殖民地掠奪中的最好部分，並削弱所有其餘國家，法國呢，它的任務是減輕自己失敗的後果，同時削弱所有其餘國家，俄國希望擴大自己的勢力和領土，也同樣想摧毀所有其餘國家的力量。」●

維也納會議曾採納塔力蘭所提出的「正統主義」原則（由法語 *légitime* 而來，意即合法），即君主政體的合法原則，作為重新分割歐洲的基礎。會議的參加者力求普遍恢復在法國革命或拿破侖帝國時期被推翻的舊的、「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可是許多德意志小諸侯未能收回自己當時被大國強佔的領土。

由於敵視法國而聯合起來的英、奧、普、俄諸國，彼此之間在許多問題上都意見紛歧。在波蘭和薩克森問題上表現出特別嚴重的不協調。俄國覬覦從前華沙大公國的全部領土，奧地利和普魯士起而反對。普魯士依靠俄國的撐腰，力圖吞併為其軍隊所佔領的薩克森。這個要求所根據的理由，是薩克森國王作為拿破侖的同盟者，應該受到剝奪王位的處罰。奧國堅決反對把工業發達和擁有巨大天然富源的薩克森併入普魯士。英國在這個問題上支持奧國。塔力蘭利用法國宿敵之間的這些矛盾，以便使法國擺脫孤立境況。一八一五年一月三日，英、奧、法三國之間簽訂了一個反對普魯士和俄國的秘密條約，根據這一密約，談判三方如遇任何他國進攻，必須互相援助。

一八一五年一月三日的條約發生了效果。普魯士被迫放棄對薩克森的要求。拿破侖的重握政權（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使得歐洲列強恢復了反法的統一戰綫並形成了新的反法聯合。再度掀起的戰爭在六月裏以法國的全盤失敗、法國再度爲外國軍隊佔領、拿破侖再度退位、波旁王朝再度復辟而結束。

維也納會議已在拿破侖二次失敗的前夕結束了。維也納條約規定了一幅新的歐洲政治地圖。俄國保持了從前的一切侵略地——波蘭之一部，附加華沙公國（「波蘭王國」），比薩拉比亞和芬蘭。法國回復到一七九二年的疆界。普魯士大大擴張了自己的領土。它得到了瑞典的波麥拉尼亞、波森、但澤、薩克森的一部分，威斯特發里亞的一部分，來因河左右兩岸的土地（總稱萊因省）——總共有三百四十萬人口的領土。奧國收回了拿破侖戰爭時期失去的特里亞斯特、伊里利亞、達爾馬提亞、齊羅兒、加里西亞，並獲得薩爾斯堡、倫巴地和威尼斯。

六月八日，簽署了德意志聯邦成立法案，加入聯邦的有三十八個獨立的德意志邦（代替從前十八世紀末葉構成德意志的三百六十個邦）——三十四個君主國和四個自由市（漢堡、不來梅、盧卑克和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它們是由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召開的、以奧國代表爲議長的聯邦議會聯合起來的。但是德意志聯邦並未建立德意志真正的國家統一，也沒有掌握任何實力。

維也納會議批准瓜分波蘭。曾經是奧、普和俄國之間不和種子的克拉科城，變成了

獨立國（這克拉科共和國一直存在到一八四六年）。

維也納會議恢復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奧國得到了倫巴地和威尼斯，獲取了亞平寧半島上的一般統治權。

托斯堪納大公國轉為奧地利斐迪南大公的世襲領地，摩登那公國轉為弗蘭次·得埃斯特大公（也出身於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族）的世襲領地。帕爾馬公國被交與前法國皇后馬利·路易斯，作為終身的領地，盧加公國交給西班牙國王查理四世的公主馬利·路易斯。在自己領土上復位的撒丁國王獲得了熱那亞。一八一四年重掌羅馬政權的教皇，收回了拉溫那、波倫亞和斐拉爾。在那不勒斯恢復了從前的波旁王朝（一八一五年）。

從法國手裏割掉的比利時和荷蘭，合併為尼德蘭王國，這個王國曾經被當作在北方防禦法人的一堵牆。它被賜給了拿騷——奧蘭治親王，奧蘭治又獲得了包括在德意志聯盟之內的盧森堡大公國，作為個人的領地。維也納會議粗魯地破壞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強使比利時人服從荷蘭人。在對待挪威時，也破壞了這個原則，這時挪威跟瑞典被合併為一個王國（在此以前挪威屬於丹麥國王，拿破侖的同盟者）。

包有瓦利斯、日內瓦和紐沙泰爾的瑞士，形成了十九個自治州的聯邦。維也納會議宣佈了瑞士的永久中立。

由於大陸封鎖的破滅而恢復了自己在歐洲工商業霸權的英國，保持了（根據巴黎條約）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時期所掠奪的荷蘭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地角殖民地、錫蘭、英

領圭亞那和特里尼達島（在西印度）、馬爾他島——並獲得愛奧尼亞羣島（控制地中海東部的鎖鑰）的保護權。英國在海上和在殖民地的統治是擴大和鞏固了。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條約所樹立的政治體系，即基於粗暴地破壞民族原則（每個民族的自決權）的那種體系，是很不牢固的，不久就在民族革命運動打擊之下開始崩潰。但是這一過程只是到了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到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兩國的民族再統一時期方才完成。

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歐洲的反動。「神聖同盟」

「拿破崙垮台後，當時的君主和貴族們……完全把拿破崙的垮台跟法國革命的失敗，或者如他們所稱呼的『革命』的失敗，看作同一件事；這時，即一八一五年後，反革命派在一切國家中都掌握了政權。從倫敦到那不勒斯，從里斯本到聖彼得堡，在所有政府中，封建貴族都佔統治地位。」●

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奧兩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在巴黎簽訂了一個同盟條約，叫做「神聖同盟」。這個依據俄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倡議而建立的同盟，所抱目的，在於使歐洲君主相互援助以保衛一八一五年的條約，並跟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形式的革

命運動進行鬥爭。

幾乎所有歐洲的君主，都一個跟着一個加入了「神聖同盟」。在「神聖同盟」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沙皇俄國，它這時是歐洲反動的支柱，是「歐洲的憲兵」。

「神聖同盟」在一八一八年亞琛的第一次會議上終於形成了。亞琛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終止外國軍隊佔領法國，這時法國已經償付了一八一五年巴黎和約所規定的全部賠款。英、奧、普、俄的四國同盟這時轉變為英、奧、普、俄、法的五國同盟。

「神聖同盟」反革命原則的初次應用，便是一八一九年在卡爾斯巴德舉行的德意志諸邦的全權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卡爾斯巴德的決議，目的是反對自由主義運動，並使普遍檢查制度（就全德意志聯盟而言）和向「煽惑宣傳」作鬥爭的總委員會建立起來。

一八二〇年十月二十日，在奧國城市特勞波召開「神聖同盟」的第二屆會議（一八二一年在來巴赫閉幕）。這次會議的召集，是爲了採取一種措施，以便對付一八二〇年七月那不勒斯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這個革命已經迫使國王斐迪南四世頒佈了憲法。不管英法方面的抗議，會議通過了干涉那不勒斯王國內政的決議。一八二一年三月，奧軍開入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恢復了從前的專制制度。同年四月十日，奧國的武裝干涉鎮壓了皮蒙特的革命。

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一八二三年的法國武裝干涉

國王斐迪南七世於一八一四年回到西班牙之後的第一個步驟，便是廢除一八一二年的憲法，恢復專制制度。國會於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三年所施行的一切自由主義的改革，都被取消了。在西班牙開始了殘酷的反動，這種殘酷的反動使國家走向整個經濟和政治的衰落，加速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脫離宗主國。自由黨依靠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先進階層，依靠青年軍官和知識分子，進行恢復立憲制度的鬥爭。一八一四年，米納將軍，有名的西班牙游擊隊領袖之一，曾於那瓦爾起義，然而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了。一八一五年，另一位在一八〇八至一八一三年民族戰爭中的著名英雄波利埃將軍，曾於科倫那宣佈憲法，可是他不曾得到地方守備隊的支援而慘遭刑戮。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幾次宣佈憲法的企圖都失敗了。

然而，這些失敗並沒有使西班牙的自由主義者喪失勇氣。率領自己的團隊駐紮在靠近加的斯的雷翁島上的年青的陸軍上校黎亞哥（一七八三——一八二三年），在一八二〇年一月一日宣佈了一八一二年的憲法，並率領一支不大的隊伍向安達盧西亞推進，企圖藉以發動全國性的反專制制度的鬥爭。這次出征沒有成功，黎亞哥被迫迅速解散了自己的隊伍。可是不滿政府的情緒愈益加強了，不久全國便捲入了起義之中。三月九日，在起義的壓力之下，國王在馬德里被迫宣佈恢復一八一二年的憲法。政權轉入了自由主

義者手中。再度召集的國會通過了若干反對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統治的法律（廢除宗教裁判，減輕教會什一稅，沒收和出賣寺院領地，取消領主裁判權和地主狩獵權，廢除行會和國內關稅以及其他等等）。可是觸及人民大眾利益的主要問題，即土地問題，却解決得拖泥帶水，不上不下，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未被廢除。這種情形在農民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失望，而這種失望，後來竟被反動的僧侶階層利用了去跟革命作鬥爭。

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的肇端，對於其他國家反專制制度的鬥爭發生了巨大影響，加速了葡萄牙革命的爆發（一八二〇年八月），在葡萄牙，立憲制度同樣被恢復了。在意大利，在法國，也都發生了反響。在俄國——當謝明諾夫團隊騷動時（一八二〇年十月），亞歷山大也曾目擊到「西班牙例子」的影響。

一八二二年，西班牙政權由溫和和自由主義者（所謂「莫德拉多斯」）之手轉入急進主義者（所謂「艾克沙爾他多斯」）之手。然而西班牙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具有「軍事的、王朝的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性質」^①。人民大眾的微弱活動，注定了革命勢

① 謝明諾夫團隊是俄國的近衛軍，一六八三年成立於莫斯科近郊的謝明諾夫村，由是得名「謝明諾夫團隊」，一八二〇年曾起義反對農奴制並轟動一時，對於十二月黨人有很大影響。起義失敗後，團隊被解散。以後重建的謝明諾夫團隊則是反動的。——譯者

② 「馬恩全集」，第十一卷，第一部，第四九頁。

力在與「神聖同盟」的軍事力量衝突時歸於失敗。

一八二二年十月，「神聖同盟」在味羅那召開會議，這次會議是爲了討論干涉西班牙內政問題而召集的。在這次會議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亞歷山大一世。除開俄國之外，奧、普、法三國政府也表示贊成對西班牙組織武裝干涉。路易十八的政府畏懼西班牙革命運動可能波及到法國，當時燒炭黨仍在法國繼續着鬥爭。用法國武力去鎮壓西班牙的革命，正如外交部部長沙多布利恩所寫，必然會「提高白色帽徽的榮譽」，並且不僅改善法國國內的，而且也改善法國國際的地位。英國則有另一種立場。英政府並不害怕擁護憲法派在西班牙勝利，然而它却很害怕法國軍事力量和法國商業競爭可能增強。

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味羅那會議閉幕，通過了奧皇、俄皇與普魯士國王的宣言，堅決譴責西班牙革命和其他國家的革命活動。依照秘密協定，允諾亞歷山大一世在俄國西境成立十萬至十五萬人的「神聖同盟」後備軍。

一八二三年一月五日，馬德里接到了俄、奧、普、法四國通牒，在斷絕外交關係的威脅下要求改變西班牙現行的憲法和歸還國王斐迪南七世的「統治權」。西班牙政府答覆：西班牙拒絕外國列強非法干涉其內政，並決計維護其憲法。這以後，俄、奧、普、法的外交代表離開了馬德里。戰爭已不可避免。

當時，所有法國的以及全歐洲的先覺的和進步的人士，都是以難於隱忍的憤慨注視着法國準備侵入西班牙的活動。